

女性主体的找寻之路 ——《劝导》中女性身体的话语分析

孔苏婧

(扬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0)

摘要:在女性的职能被局限于家庭的社会里,女性只是相对于男性的“他者”。女性身体,在男性的霸权话语中丧失了主体性,被贬入动物层面的低层欲求中。如何寻找女性的主体,《劝导》中,安妮·爱略特藉由自己的身体,最终获得了话语权,用自己的言说找到了女性的主体。

关键词:女性身体;主体;《劝导》

中图分类号:I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3)02-0077-05

简·奥斯丁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被介绍进中国以来,一直广受读者和学界的关注。她的作品屡被重印,关于她的研究从未间断。然而,中国的读者对《劝导》的关注却很少,关注的角度就更有限。《劝导》是简·奥斯丁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在这部小说里,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奥斯丁式女主角安妮·爱略特:成熟、优雅、高尚,却无处容身,被家庭视作无物。因此,迥异于以往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安妮·爱略特没有《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的机智善辩,没有《诺桑觉寺》里莫兰的天真好问,她呈现给我们的更多的是忧郁低回的身影和斑斓壮阔的内心之间的巨大反差。目睹昔日情人温特沃斯对自己的误解、怨恨,以及和其他女孩的调情,安妮,因淑女礼仪所囿,无法用言语去表达自己,只好借助于她自己的女性身体,向所爱之人发出自己的声音。“妇女在那命中注定足不出户的幽居生活中,身体是唯一可以被用来作自我表现的媒介”^[1]。

在西方文化语境里,自柏拉图以降,身体就在和灵魂的二元对立中处于次要的位置。《斐德若篇》里,柏拉图就宣称“凡是灵魂都是不朽的。”而“灵魂和肉体的混合就叫做‘动物’,再冠以‘可朽的’那个形容词。”^[2]。到了笛卡儿的理性思维里,身体与头脑继续对立。要建构能够理性思考的主体,人必须从情感和冲动的身体中解放出来,而这只有男性才具有这种能力。女性身体,则继

续深陷在情感和冲动的泥潭中难以自拔。女性身体的这种非理性特征决定了在西方二元对立的文化中,女性必然要低级于男性,从属于男性。因此,女性身体的存在不为其他,应该只为悦男性之目,娱男性之身,亦即,女性身体的存在目的应该是男性凝视欣赏的对象、身体性需求的对象,毋有其他。

男性视域中的女性身体,在《劝导》这部完成于十九世纪初的小说中却得到了女性自我的全新诠释。安妮正是借助于自己的女性身体体验着世界的酸甜苦辣,获取着知识与力量,进而找寻到自己的主体性。福柯在《权力与话语》中认为,身体是建构人的主体意识的一个重要的权力点,身体是权力的结果,同时,身体又是权力关系得以形成和反抗的一个关键载体。这里,福柯虽然不是特指女性身体,却为女性的自我认识、自我解放提供了一把钥匙。在女性普遍地被拒绝于职业大门之外的十九世纪,女性的主体是模糊的、难以确认的。她是父亲的女儿,从属于父亲,没有财产、地位,更没有独立性。她唯一的出路是结婚,把自己的身体从父权的监控移交到夫权的监控之下,然后以母亲、妻子的身份生活着。这一妇女成长的普遍模式揭示了,女性只是作为客体而存在着。女性的身体,在待字闺中时是待售的商品;出嫁后,女性身体则成为男性满足身体欲望的工具和繁殖后代的工具。女性的一生,是身体客体化、主

收稿日期:2013-04-23

作者简介:孔苏婧(1976-),女,江苏泰州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体性模糊的一生。女性精心打扮自己的身体,只为寻找到价钱更公道的买主;女性急切地寻找着男性的目光,只为确认自己的客体性。而这一通行模式,在安妮身上却发生了变化。

一、男性的凝视开启女性的自主意识之门

父权社会的女性是男性凝视的对象,正是男性的凝视使得女性沦为了他者、失去了自身的主体性。“用不着武器,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制,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督者,于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针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每个人自己加以实现的。”^[3]女性尤为如此。于是,“女为悦己者容”似乎成了社会公认的准则。女性精心打扮着自己,只为寻找那个急切的目光。凯伦·哈维写道:“女性的眼睛主要就为传达愿意和魅力”^[4]。所以,温特沃斯在给安妮的表白信中如如是要求道,“一句话,一个眼色,就足以决定我今晚是登你父亲的家门呢,还是就此永别”^{[5]232}。”

故事伊始,安妮已然憔悴,失去了女性最宝贵的青春面容。在那个用外貌衡量年轻女性的时代里,她变作了“无物”。“即使是在她风华正茂的时候,父亲在她身上也没发现什么值得赞美的地方,如今她憔悴消瘦,更没有什么值得他珍视的了。”^{[5]6}她外貌的憔悴几乎也判定了她与婚姻市场的无缘。失去了诱人的外貌,失去了步入婚姻的机会。安妮,在那个女性只为婚姻家庭而存在的年代里,也就失去了生存意义,失去了主体性。她的未来只能寄托于某个男性亲戚的怜悯,悲哀地、形同死亡般过着老处女的日子。直到在巴思,遇见爱略特先生的目光始,情形开始发生变化。

这时,安妮的脸庞引起了那位绅士的注意。他带着某种真挚的爱慕望着安妮,安妮对此不能毫无察觉。她当时显得特别美丽动人,微风吹拂着她的脸庞,吹得她眼神中充满着生气,使她端正而俏丽的面容恢复了青春的红润和清新。这位绅士——从举止上看完全是个绅士——显然对她爱慕异常。温特沃斯上校马上转身望了安妮一眼,表明他也注意到这幕情景。他的目光在安妮身上停留了一会儿,那双明亮的眼睛似乎在说,“你给那位绅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连我这时也发现了往日的安妮·爱略特”^{[5]100}。

这一段颇耐人寻味。这是篇中安妮首次获得男性的凝视,同时也是小说中难得一见的着墨较多的外貌描写。为了彰显这一凝视的价值,篇中特别强调,这凝视来自于一位彻头彻尾的绅士,代表着当时的主流评价标准,因此很值得重视。这一凝视不仅帮助安妮恢复了自信,也把温特沃斯的目光重又拉回到安妮身上。

待字闺中的女性,全部的生活中心是父亲,父亲的权力、父亲的影响无处不在。尽管安妮不认同父亲的所作所为,但父亲和长姐对她的疏离无疑加快了她的憔悴,因为长姐伊莉莎白明显要比她青春抢眼。在此无人凝视、无人欣赏的环境中,安妮恰似一朵独自开放的花儿,又独自枯萎着。因为,温柔善良的美德和清新苗条的外貌,终因缺乏外在的评价而流于空乏以至消失。年轻的女性亟待外力的帮助以确立自己的坐标,找到自我。

爱略特先生的凝视适时地帮助安妮找到了自信。开篇时的安妮由于失去了温特沃斯的爱情,自怨自艾,心如死灰,对自己的身体已然失去了关注。她不像年轻姑娘一样精心地打扮自己,甘愿退出了婚姻市场的角逐,遁入了已婚妇女的行列,寻求隐没。然而温特沃斯上校七年后的再度出现,打破了安妮的隐身状态。面对比七年前更英俊潇洒的昔日情人,听闻他对自己外观的评价,安妮无法淡定:“‘变得他认不出来了!’安妮完全承认这一点,心里感到十分悲伤。”^{[5]58}尽管她总在躲避着与温特沃斯的近距离接触,她的身体却机敏地在捕捉着他的一言一行,“有一次她感到弗雷德里克在看她——在审视她今非昔比的容颜,也许是企图找寻一度使他神魂颠倒的那张脸的残痕。”^{[5]69}随着青春容颜逝去的是安妮的自信,“岁月使她失去了青春和美貌,却使弗雷德里克更加容光焕发,更富有男子气,更加胸怀坦荡”^{[5]58}这里连用三个形容词形容温特沃斯的今日容貌,岁月的剥夺与馈赠间泾渭分明,安妮的失落可想而知。她把失落深埋在沉静中,直到爱略特先生的那一凝视。自那以后,安妮逐渐进入到了温特沃斯的视线中,甚至,她也进入到了以貌取人的父亲的视野中。“父亲夸她脸色好看多了,认为她‘身体和脸颊不像以前那么消瘦,皮肤和脸色大为改观,更加光洁明丽了。’”^{[5]141-142}这是篇中对安妮身体外貌最细微的一处描写。文中没有描写安妮对父亲夸奖的反应,毫无疑问,从来把安妮视若无物的父亲突然的这番评价不能不对安妮有着巨大

的影响。随着安妮外貌的逐渐鲜艳,安妮越来越自主独立了。以前的安妮是随波逐流,现在的安妮却敢于抵制父亲的意旨,坚持去看望自己贫病交加、不值一文的老同学;以前的安妮孤独地在屋子一角弹琴,现在的安妮坦然地在人群中间大胆地表达着自己,这不能不归功于爱略特先生那一爱慕的凝视。

二、女性身体的话语

安妮置身其中的世界,十九世纪初的英国绅士阶层,因礼仪所囿,许多东西是难以言表的。这是一个“语言无法有效表达自己所思所感的世界”^[6],礼别异,乐和同,繁琐的礼节只能把人们分离得更远而不是拉近他们。温特沃斯上校就是用这种冰冷的客套话和彬彬有礼的神态来表达对安妮的宿怨、在重逢中划出两人的交往鸿沟的。因此,如何在礼仪的桎梏中找寻自己、表达自己,安妮别无他法,唯有借助自己的身体,让身体成为自己的无声语言。在令人窒息的凯林奇大厦,安妮作为故事的女主角,却是无声的,读者所见唯有她徘徊踟蹰的身影,告诉人们她的遗憾、她的痛苦。听闻克罗夫特夫妇(温特沃斯上校的姐姐和姐夫)即将入住凯林奇时,安妮心里一遍遍地回忆着那段逝去的恋情、重复着那个最亲爱的名字。然而,这些痛苦,她只能付诸漫步、反复思忖和一声声的叹息。

如果说漫步、叹息是安妮在凯林奇的主要语言,那么在上克罗斯——安妮妹妹玛丽的家里——安妮的语言则是弹琴。

来到上克罗斯,安妮就只好“甘心承认人们脱离了自己的环境便毫无价值”^{[5]40},她既没有拉赛尔夫人那样真正富有同情心的朋友,又没有墨斯格罗夫那样慈爱的父母,安妮一如在凯林奇一样,只好选择沉默。语言的表白找不到倾听的对象,一切的细微感受她只能深锁在自己的内心,唯一的表达就是弹钢琴。尽管琴艺高超,然而没有真心倾听的观众,安妮的弹琴只能给自己带来愉快或是身世孤单的感觉。所以喧嚣的上克罗斯老宅里,跳舞的热烈和安妮安静的独坐一隅对比鲜明。舞会是热闹的情感游戏场,安妮的弹琴则是喧闹中的孤独。手指在琴键上的飞驰是她激腾的情感宣泄,静如大理石的身体则是她孤独的宣言。有意思的是,温特沃斯上校注意到了安妮的刻意求静,并且试图解读她的身体语言。小说第八章

的结尾部分很有张力。乘安妮离开钢琴的片刻,温特沃斯上校竟坐到了安妮弹琴的凳子上,试着弹起了曲子。尽管安妮返回时,温特沃斯是用冰冷的客套话和彬彬有礼的神态来结束这一插曲,但这一坐其位、从其事、求其感的举动不能不说明安妮的身体语言引起了温特沃斯上校的好奇和探究的兴趣。

富有转折意义的一幕出现在年轻人的散步途中。安妮由于打定主意“不妨碍别人。因此,每当田间小路要把人们分开时,她总是同妹妹和妹夫走在一起。”^{[5]80}她的目的其实是不想妨碍了温特沃斯上校和墨斯格罗夫小姐的谈情说爱。这一行为是她对过去的眷念?还是对自己的惩罚?还是仅仅出于不自信?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温特沃斯上校显然把一切都放在眼里。所以当克罗夫特夫妇邀请一位小姐共同乘坐马车回家时,尽管安妮没有任何语言表示,温特沃斯注意到了她的疲倦,暗中请他姐姐特别邀请了安妮,并默默地扶她上了马车。“他不能原谅她”,“尽管如此,他还是不能眼看她难受而不去帮助她减轻痛苦。”^{[5]87}

那一刻,安妮是甜蜜还是痛苦,亦或两者兼而有之,恐怕连她自己都难以说清。但清楚的是,安妮逐渐找到了自信,敢于拉近和温特沃斯上校的距离、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了,尽管采用的还是曲折的方式——尽其所能地帮助他。在莱姆发生路易莎摔倒事件后,温特沃斯请求安妮留下来照顾路易莎时,安妮毫不犹豫地表示了同意,“安妮表示非常愿意留下,而且早就准备留下”^{[5]110}。尽管后来由于玛丽的歇斯底里,安妮回到了上克罗斯。但即使在这里,她“既是一个近在眼前的伴侣,又是安排今后各项家务的能手,”^{[5]117}为温特沃斯他们照顾受伤的路易莎免除了后顾之忧。在温特沃斯需要她时,安妮用自己的言语、更主要是用自己的身体语言有效地表达了自己,尽管她真正的自我表达要等待她获得话语权后。

三、话语权的终于获得

从凯林奇压抑的注视者,到上克罗斯忠实的听者,再到莱姆积极的施助者,安妮一步步地走出了“无物”的地位,从边缘逐渐进入了交流的中心地带,一步步地获得了话语权,从而也出现了很多以“我”开头的句子。正如她对爱略特先生所说的那样,“我认为,爱略特先生,愉快的朋友应该是见多识广、话题丰富的聪明人”^{[5]141}。她在自

己的新群体中正在成为这样一位让人愉快的朋友:有智慧、有口才,善于表达自己,善于关心别人。

安妮的争取话语权之路并非平坦,因为主动表达自己并不符合主流社会对女性的标准要求。教导手册中反复告诫女性:女性在获得男性的表白之前是不可以流露或表达出对男性的爱慕之情的。《傲慢与偏见》中,达西在向伊丽莎白解释为什么要干预宾利和简的恋情时,理由就是:简从来就没有流露出对宾利的偏爱。成熟如安妮,在孤独地等候了七年后,可不愿意重复简的错误,再度与幸福擦肩而过。

在第十章中,安妮的旧识新交汇聚巴思,包括温特沃斯上校。这对安妮获得话语权的意义重大。旧识中的默默无闻,新交中的活跃愉快,当这两个圈相交时,安妮如何应对呢?这一章中就有这样精彩的一幕。安妮的父亲爱略特爵士邀请了墨斯格罗夫一家去坎登——爱略特家在巴思的新住所——参加晚会,而墨斯格罗夫一家原本准备了去剧院看戏。在大家激烈争辩时,安妮抓住机会,及时地表达了自己,“要不是照顾玛丽的想法而只考虑我的愿望,那么家里的晚会根本不是障碍。我不喜欢那种会见,巴不得换成看戏去才好,何况是同你们一起去。”^{[5]219}这一段话,表面是对着众人说的,实际却是专门说给温特沃斯听的。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家里的晚会没有看戏有趣。这其实是在划清自己和庸俗势利的家人之间的距离,因为她和温特沃斯七年前的分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安妮家人的势利所致;第二,我喜欢和你(温特沃斯)一起。这种表白是大胆的,炽热的。所以说完这些后,安妮自己“都不敢去看一眼这些话产生了什么后果”^{[5]219}。

然而,我们知道,这些话的后果就是温特沃斯和安妮的直接对话。“我知道…你过去也不喜欢打牌。然而时间长了,也会发生许多变化”^{[5]219}。变与不变,一直是两人之间的隔阂之源。有趣的是,随着故事的发展,变的内容也在悄然变化着。两人七年分离不期而遇时,首先相互衡量的是对方外貌的变与不变。“‘变得这么厉害,他简直认不出来了!’这句话使她久久不能忘怀。”^{[5]218}面对温特沃斯没有改变甚至更英俊潇洒的外貌,安妮黯然神伤的是他变了的心。而在安妮重现青春时,温特沃斯难以确信的也是安妮的内心。因此才有安妮的自我表白,“‘我的变化可不大’,安妮说了一半便住了口,生怕出语不慎而造成什么误

会。”^{[5]219}这个害怕出现的误会,就是变与不变的困境。七年前的毁约,于安妮,是谨慎之举;于温特沃斯,却是意志软弱,情感不坚定的表现。于是,安妮之“不变”,会不会再度成为温特沃斯理解中的“意志软弱”?安妮不敢确信,只好及时止住了口。

然而,温特沃斯重燃的爱情之火,却遭遇了对手爱略特先生的妒忌。在全城几乎都相信安妮会嫁给她的堂兄爱略特先生时,温特沃斯再度犹豫了。安妮如何才能让心爱之人听到自己的心声呢?身体语言,是温情的,鼓舞的,却力量不够。目睹爱略特先生对自己的殷勤,安妮尽力地在撇清,却难以奏效。“她大胆地注视了一会儿,温特沃斯上校却再也没有朝她望一眼。”^{[5]184}在和哈维尔上校讨论男女两性谁的情意更坚定更恒久时,安妮终于倾吐出了压抑多年的心声。

“能,我们当然不会像你们忘记我们那样快地忘记你们。与其说是我们的长处,也许倒不如说我们命该如此。我们难以左右自己。我们住在家里,生活宁静,活动范围有限。感情就这么折磨我们。你们却不得不努力工作。你们有职业,有追求,有这种或那种事情要做,你们很快就会卷入世俗事务中去,而不断的工作和变化,会迅速淡化你们的各种感受。”^{[5]227}

这一段,安妮以泛指的我们,代女性立言,更是在倾吐自己的心声。女性的身体,囿限于社会圈定的家庭中,没有职业,没有工作,没有追求,情感的挫折才会更持久地伤害着她们,吞噬着她们如花的青春。而“歌词和谚语都说女人水性杨花”^{[5]228},因为笔杆子握在男人手里,男人可以恣意地误解甚至歪曲女性的形象。这才有了书本里、歌词里,和谚语里“他者”的女性形象,没有主体,没有情感,只有欲望和表达欲望的身体。但是,当女性开口表达自己时,展现在男性面前的是何等温柔、长久的感情呢。“我认为女性的特权(这并不值得羡慕,你们不必贪图这一点),是爱得最长久,甚至在爱情和希望已破灭时仍是如此。”^{[5]229}

这段内心剖白,安妮表达得彻底、到位,她的情绪是激动的,因此温特沃斯“停住了手中的笔,抬起头愣愣地听了一会儿,随即转脸看了安妮一眼——这一眼看得又快又颇有趣味。”^{[5]225}这个意味,就是两人的冰释前嫌,从而有了下文的重归于好。

从故事伊始的静声主角,到掩卷时的神采飞扬,安妮·爱略特在悄然破茧成蝶。在凯林奇——安妮自己的家中,她是无身和无声的,只是一个什么也不是的“他者”。失去了青春容颜的未婚女子,失去了迷人身体的女性,也就失去了在社会上的地位。然而随着温特沃斯的归来,恢复的不仅是安妮容颜的焕发,青春的身体,更有由此

而来的女性的自信和自我。女性身体,在男性的霸权话语中丧失了主体性,被贬入动物层面的低层欲求中,却在爱情的路途中帮助了女性认识自己,认识世界。所以,随着置身的场域的不同女性身体也发生了所指的变化:女性因为身体在一个场域丧失自己,也会因为身体在另外一个场域找回到自己。

参考文献:

- [1] 张京媛.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67.
- [2] 柏拉图. 文艺对话集[M]. 朱光潜,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19,120.
- [3] 李银河. 女性权力的崛起[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185.
- [4] Karen Harvey. Reading Sex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odies and Gender in English Erotic Cultur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215.
- [5] 简·奥斯丁. 劝导[M]. 裘因,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 [6] Stous, Janis P. Jane Austen's Proposal Scene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Language[J]. Studies in the Novel. 1982,14(4):320-321.

The Path to Searching for Feminine Subjectivity ——A Brief Analysis on the Discourse of Female Body

KONG Su-jing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0, China)

Abstract: When they were confined to familial roles, women were, compared with men, only the "others", with no subjectivity. Female body, at the same time, was depreciated into the lower level of beastly desires. How to find themselves? In *Persuasion* the novel, Anne Eliot acquired the right of speech through the apt use of her female body and, thereafter, found her female subjectivity.

Keywords: female body; subjectivity; *Persuasion*

(责任编辑:李开玲)